怪樣子

文：黃亞紀

馬丁・古辛得（Martin Gusinde）近來成為世界焦點。這位傳教士兼人類學家，在 1919 年至 1924 年間完成了一部關於瀕臨滅絕的瑟爾科南人（Selk'nam，亦稱奧納人，已滅亡）、阿拉卡盧夫人（Alakalufe）和雅甘人（Yagan）的攝影作品，現在重新在歐美、日本展出。其中雅甘人是土著民族的一支，儘管他們在 20 世紀 50 年代被強制遷移並遭邊緣化，但是他們最後的子嗣仍然還在阿根廷的火地島生活。在這個島上，在一座漁民、拓荒者、軍人和土著人共同生活的城市裡，難免存在著緊張的社會關係。

古辛得照片中出現一個又一個怪異的身軀。現在的我們新奇地觀看著幾乎一百年前的他們。我想起我們都在生活中尋找著某種傳說，只是平凡如我們不可能親赴什麼火地島，只像巢中雛鳥等待母親帶回一條蟲子般，飢渴期待外界的各式聲響。在觀看王一韋的作品時，我們回歸成一個孩童，等待著什麼故事，幻想著什麼情節，我想起我知道遠處出差回來的父親，會抉著一則則有趣故事一同歸來的感覺。我們本來以為自己已成人，且這個年代不可能再存在這種情節了吧－畢竟網路發達，世界已平！但是我們內心深處還是有著這樣被他人啟發的渴望，那真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內心。在王一韋的作品面前也有這個感覺。最好還配著一只皮箱，一盞微弱的檯燈。就像是床邊故事一樣，津津有味地聽著。

她從天津到網路上遇見的種種，一群喝酒作樂的少年，正幫人算命的吉普賽女郎，打牌作弊的賭徒，古辛得的瑟爾科南人，內心哭泣的自畫像……她總是試圖捕捉一個關鍵性瞬間的姿勢和眼神，來呈現人與人之間互動及心理狀態，讓人一眼就為畫中故事所著迷。但是沒有關懷，也毫無矯揉造作的描繪－她筆下在俗世間與生活纏鬥的人們，他們粗俗魯莽，或著單純無知，卻充滿比唯美更吸引人的真實生命力。

今年我在紐約看了愛麗絲・尼爾（Alice Neel）早期紙上作品的個展，她有點像她，不顧一切的描述。但是這個在中國的年輕的她，多了這個世代的怪樣子，我想，是件好事。